



黃文範 譯

中國大陸的書

(A Billion Possibile Readers)

作者：雷伊華特斯 *Ray Walters*

遠在谷騰堡五百年以前，中國人早已使用活字排版印刷，發行他們傳統的小說、詩詞、和藝術了。今天，在那片廣大土地上的知識份子，經過十年來強迫

在農村公社中勞動；出版方面除了口號和吼叫連天的宣傳品以外，一切都沒有發行過，以後，正在掙扎着復元。我們最近訪問過中國大陸五個代表性的都市——廣州、上海、蘇州、南京、和北平——同作家、編輯、教授、圖書館學家、和出版人，討論文學與出版的

現在情況。下面便是我們印象的摘要，它精確程度的可能性，就像這個國家的「政府」，搞不分明自己的人口現在是不是八億人、九億人、或者十億人一樣。

自從一九七六年年底就管理了「政府」的人們來說，藝術的優先相當低——遠低於農業、工業、軍事、科學、和技藝。然而，他們却號召作家和劇作家——以周恩來的話來說——要創造藝術與文學，「爲『無產階級專政』下的羣衆服務……通過形象爲政治服務，唯有通過形象才能把觀念加以表達。」

實際上，這就是指對很多久已忽略的作品重加發行——南北朝的樂府和唐詩，那時是「中國古詩的黃金時代」，以及全國各地區各朝代的民間故事和傳奇；這也就是指「紅樓夢」——這部十八世紀中紀錄一個富貴家庭衰亡的長篇小說——的新生命；這也就是指一九三幾年代——社會寫實主義盛行的年代——碩果僅存老作家聲名的平反。其中有艾青，他要求詩人們「想我們現在的問題，找出它們的答案」；還有茅盾，他那部描寫「『解放』前上海封建生活」的長篇小說「子夜」，也大事發行。

最顯著的，那也就意味著鼓勵年輕人寫小說、寫詩，向他們提示毛的話：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。」在中國大陸二十二省中，每省至少有一家報紙的編輯歡迎投稿。北平、上海一些國有的大出版社，以及北平的「人民文學」月刊，都發動了雄心勃勃的計畫。

雖則當前的「當權派」，寫出了好多的匿名詩，引起了「四人幫」垮台，但是打那以後，並沒有甚麼傑出的詩出版，也沒有甚麼值得一提的長篇小說。他們的說法是：「寫一部好的長篇小說，得要好幾年哪。」

短篇小說倒是風湧雲起，寫作的男男女女都是二十來歲，他們各行各業都有——司機、農人，大多數都是料得到的中學教員。去年有二十五人由「全國作家協會」頒獎出書。

他們小說的主題，比起以前幾年的寫作顯著不同。在一九五幾年代，蘇俄的影響力高於一切，尊敬的是無產階級英雄，把社會主義的社會形容成是理想國。而今，顯現的是普普通通的男人和女人，設法子應付這個世界上的現實；「這個世界」已經走向正確的

方向了，不過還沒有走到目的地。

有一個短篇小說，引起了非同小可的注意，是蘆新華寫的「傷」，他是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，小說中敘述一個年輕女人的苦難歷程，她母親被「四人幫」打成是「叛黨份子」，她便離開了家庭；可是等到她回來希望有一次調解時，才知道母親快要死了。「傷」這篇小說在上海一家報紙上發表時，帶來了成千上萬的函件，爭辯它的一切含義，後來又由全國的其他刊物轉載。

年輕的劉新吾從前擔任小學教師，現在則是北平「人民出版社」的編輯，他所寫的兩個短篇小說很受人歡迎。「戀愛的地方」寫一個工廠年輕女工，愛上了一個飯堂廚子的困難情況。這篇小說的值得注意，便因為在「四人幫」統治時期，在官方的看法，認為戀愛比色情文學好不了多少，不是一個適宜討論的題目。同樣它也有挑撥性，暗示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，一個工廠女工人愛上了一個廚子，害怕自己會失掉地位。劉還有一個短篇小說「級任教員」，遇到的是教室中的不良少年問題，也把這種情況歸咎於「四人幫」所造成。

中國大陸的作家並不收出書的版稅，他們報酬的收入要經由選出進入「全國作家協會」，目前的會員有五六百人，以「專業作家」的身份，由「政府」付薪，派任創作的教師或者編輯，有一定的自由時間寫自己的作品。也像大陸所有的工人般，每個人都在本行中指定階級，作家分成了十二級。最高一級的作家一個月領六百元（大約為四百美元），這比起大多數教授，或者甚至黨主委的錢還要多，可是比起那些迷人的一型人，諸如女演員（一千三百二十美元）或者有名的電視報告員，却又少得多了。這些作家經常在電視的討論會上出現，談他們的作品、想法以引起廣大的興趣。

也像在美國一樣，很多小孩不肯讀書，這一個廣泛討論的問題，却不能歸咎電視，因為每天開播只有晚上幾個小時。在最近兩年，開過兩次全國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。在我們訪問過程中，發現對於會議結果的意見並不相同。有位教授去年一年在加拿大，據他說使他印象最深刻的，便是那裏有形形色色的兒童平裝書籍出售，希望有一天能差堪比擬。有位編輯向我們保證，「北京出版社」專門研究兒童讀物，目前正

從「四人幫」的削減中恢復，不久就會改正這種情勢。

一九七八年，中國大陸出版了一萬五千種新書，大致為美國的一半。第一版的平均數為二十萬本，這種數字會使美國大多數的出版家欣羨。同一年中，印發的教科書有四十億冊，比起以前幾年增加了很多，反映出這個政權對識字與現代化的關切。

在大陸各大都市買一本書並不難，可是在小地方和偏僻的省份就難得多了，全國十億人，服務的書店只不過五千家，郵購書籍辦得到，可是去看看北平幾家書店就看得出來，好幾百青年人都排着隊察看書架，他們都是來自蒙古，其他偏遠各省的學生和技術工人，來買特定的書。

中國大陸的書店可以向美國的同行，學一兩件現代銷售方法；它們總是蘇俄書店那種單調的兩邊化特色，櫃臺和店員時常把顧客和放書的書架隔開來，因此買書的人一定要要求店員，才能遞一本書給他翻翻看看。最近報紙上有幅漫畫，畫一名顧客正用一副望遠鏡，察看他構不着的書籍書名。在中國大陸上銷的書，九成都是平裝本，精裝本專供古典書籍或者用來

保持，而不是供閱讀的作品用。

「政府」優先的順序，在書店中安排產品上便一目了然，馬列史毛周的全集和其他社會主義經典都展示在正中央，科技書籍佔了顯著的一大段，吸引的顧客最多，文學書籍則充軍到一個偏僻的角落裏。書店的店員大部份都是女性，可是買書的人卻沒有幾個是，反映出目前中國大陸對女性多少有點兒曖昧的態度。

中共「政府」對自己和民衆定下了一種非常費勁的任務——在下一個世紀開始時，在科技上趕上日本和西方。在這種努力中，他們廣事宣揚周恩來的願望。「消化外國的好東西……和我們自己的文化合而為一。」在「四人幫」當權的十年當中，外國作品都從圖書館的書架上搬走，現在又放上去了。「外國文學」月刊也恢復發行，莎士比亞的作品，以及「文化現實主義」的小說，諸如巴爾扎克、福樓拜、左拉、斯湯達爾、高爾基、狄更斯、蓋斯凱爾夫人，都是官方中意的作家。一本「美國短篇小說集」，譯出了華盛頓歐文、霍桑、馬克吐溫、傑克倫敦、德萊塞、海明威的作品，幾個月前剛剛出版。

今天，英語說得流利的中國人，大多都是六十開外了；可是年輕的一代，也正在進行密集、加速的訓練。去訪問一處小學，你也許會見到一間教室裏，擠滿了九歲的小孩，大聲一致地在初級課本上唸這些句子，像：「九減七是多少？九減七等於二。」有以千計的大學生上速成英語班，同一些學生談談，他們就會告訴你唸福克納和史坦貝克，談他們讀「麥田捕手」和「愛的故事」的樂趣。維恩和威爾斯的科學小說，也很投合心意，可是安希莫夫和杜爾京的見地，就有點兒超出他們的範圍以外了。

這個政權準備也讓中國人從本國文字中，來了解同時代美國的各方面。目前正在翻譯的書，有吳克「戰爭的方向」與「戰爭與追憶」；海勒的「根」，索爾貝婁的「韓伯的禮物」；以撒辛格和歐次的短篇小說，休斯的詩，還有尼克森的回憶錄。

上月，去大陸訪問的美國出版界代表團，聽到了這個工作方案，自然而然就要打聽版稅的支付問題。他們所得到的答覆是，中共本質上就沒有法律制度，

所以也沒有出版法，更沒有參加「國際版權協會」。不過，招待他們的東道主人很快補上一句：「遲早我們一定會尊重貴國法律的。」

——（「紐約時報書評」七九—〇五—二三
——一五）

